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鄰國借兵 王神姑途中相遇

詩曰： 為擁貔貅百萬兵，崎嶇海嶠鑿空行。
舉頭日與長安近，指掌圖披左輔明。
萬疊芙蓉青入幕，千行楊柳細成營。
蠻煙淨掃歸朝日，滿眼山河帶礪盟。

卻說王爺道：「要救寶船這一場災厄，可將南朝帶來的鐵匠，精選三百名來，學生做個處置罷。」元帥即時傳令，點齊三百名鐵匠，聽候王爺發落。王爺叫過鐵匠來，畫一個圖樣與他，說幾句話。鐵匠各人散去，星夜打造，不敢有違。王爺道：「還有甚麼見教？」王爺道：「到了明日再處。」到明日早上，王爺傳下將令：叫過每船上捕盜二名來，交付他夜來鐵匠新制的許多鐵器，吩咐他要多少選鋒，吩咐他用多少火藥，用多少器械，俱聽喇叭單擺開為號，以三次為度。吩咐已畢。這正是：安排弔線防魚至，準備窩弓打大蟲。

卻說咬海干安排了這個沉船之計，也自謂周瑜妙算高天下，決不做個陪了夫人又折兵。你看他歡天喜地，高坐牛皮帳上，叫過那五百名入海咬來，吩咐他各備錐鑽，預先埋伏寶船之下，只聽吹的牛角響為號頭。卻又安排水陸兩支兵馬，點齊番兵一千名在船上，各執短刀，預備南船沉底，倘有漂泊的軍將來，以便截殺。又點番兵三千名在岸上，各執番刀、番槍、番繩、番索，預備南船沉底，倘有逃竄上岸的，以便擒拿。安排已畢，自家全裝披掛，手拿著一桿三股托天叉，叫一聲開船，那些番兵番船一齊蜂擁而來。只見南船上鴉雀不鳴，風吹不動。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南船全然不曾警覺，這莫非是天助我成此一功？」連忙的叫一聲：「快吹哩！」只聽得一聲牛角喇叭響，那五百名入海咬一齊奔至南船之下。只見南船上喇叭吹上一聲單擺開，南船上的人蜂擁而出；喇叭吹上第二聲單擺開，南船上的火藥兩點的望水底下飛；喇叭吹上第三聲單擺開，只見水面上鮮紅的腥血液滾將起來。

咬海干實指望鑿通了船底，成一大功。哪曉得畫虎不成反類狗，一場快活一場空。只見水面上通紅。他心裡就明白了，即時撥轉番船就走。只聽得南船上鼓響三通，早已都是些火銃、火炮、鳥銃、飛銃之類，盡數的打將去。咬海干打慌了，棄船就岸而走。只聽得南船上信炮一聲，左壁廂閃出一員大將，身長八尺，膀闊三停，圓眼豎眉，聲如雷吼，騎一匹忽雷駁的千里馬，使兩口合扇雙飛的偃月刀，原來是游擊大將軍馬如龍。高叫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」兩口飛刀直取番將。咬海干哪裡敢來盪陣，抱頭鼠竄，只是一跑。馬游擊吩咐左右不要趕他，把這些大小番兵一一的捆將起來，解他到中軍帳上去。咬海干正走之間，右壁廂又閃出一員大將來，束髮冠，兜羅袖，獅蠻帶，練光拖，騎一匹流金孤千里馬，使一桿丈八長的紫金槍，原來是應襲公子王良。高叫道：「番狗奴哪裡走！」提起那桿槍來，直取番將。番將只是跑，哪裡敢回轉頭來，哪裡敢開個口。王應襲吩咐左右不要趕他，把這些大小番兵一個個的和我捆將起來，解上中軍帳去。咬海干正在人困馬乏之時，攔頭站著一員大將，老虎頭，雙環眼，卷毛鬚，絡腮鬍，騎一匹銀鬃抓雪馬，使一張大桿豹頭刀，原來是征西左先鋒張計。高叫道：「番狗奴，今番死在這裡也！」把個咬海干嚇得魂離魄散，一掀掀在馬下，掀做一個倒栽蔥。張先鋒叫左右的捆起他來。左右的只捆得一個三股托天叉，早已走了，一個番將。張先鋒起頭之時，只見一簇番兵擁了一個番將，一道沙煙而去。張先鋒道：「走了番將也罷，只把這些殘卒收拾起來，去回元帥鈞令。」只見二位元帥高坐中軍，各官報功，各官紀錄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王老先的大功，算無遺策，果真的文武全才。」王爺道：「此偶爾，何足為功。」老爺道：「鐵匠打的是個甚麼兵器？」老爺道：「名字叫做伏虎降龍八爪抓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叫做伏虎降龍八爪抓？」老爺道：「這個抓有八個爪，每一個爪有八個節，每一節有二寸長，能收能放，能屈能伸。抓著虎，虎遭殃；抓著龍，龍受害，故此叫做個伏虎降龍八爪抓。」老爺道：「適來安在哪裡？」老爺道：「是我傳令每只船上，周周圍圍安了八九七〇二個，按地煞之數。」老爺道：「那火藥是甚麼？」老爺道：「那火藥，即是我和你南朝水老鼠的模樣，能在水底下左衝右突，周旋不捨。」老爺道：「用他下去做甚麼？」老爺道：「抓雖設而彼不犯，沒奈何，全得個水老鼠兒下去，才驚得他動。」老爺道：「假如他不動，則將如之何？」王爺道：「他都是前日燒怕了的，正叫做傷弓之鳥，見曲木以高飛，豈有不動之理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就死在水裡？」王爺道：「是我傳令每船用二〇名選鋒，各跨一口風快的腰刀伺候著。大凡抓起一個來，就在剛出水之時選他一刀。」老爺道：「不知於中也走了幾個麼？」老爺道：「抓多人少，半個不遺。五百個水軍盡葬江魚之腹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游擊、王應襲、劉先鋒三員大將，解上活捉的番兵來。老爺道：「共有多少名數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共有三千名。」老爺道：「於中豈可不走透了兩名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原是三千名出了陣，這如今還是三千名解上中軍來。」老爺道：「卻不是一網打盡。」王爺道：「雖是解開三面，豈容漏網之魚！」老爺道：「只覺得太慘了些。」王爺道：「這爪哇國王敢於無故要殺我南朝天使，又敢於無故要殺我從者百七〇人，此策驚之甚，目中無中國。我和你今日若不重示之以威，則褻天朝之闕望，動遠人之覬覦。伏望元帥詳察！」三寶老爺沉思了半會，說道：「承教的極是。這些人卻怎麼處治於他？」王爺道：「切其頭，剝其皮，副其肉，烹而食之。」老爺應聲道：「是。」即時傳令旗牌官，將三千名番兵押赴轅門外盡行砍頭，盡行剝皮，盡行副肉。多支鍋灶，盡行煮來。即時報完，即時報熟。三寶老爺吃了一雙眼珠兒起，依次分食其肉。至今爪哇國傳說南朝會吃人，就是這個緣故。這一日中軍帳上大宴百官，中軍內外大饗軍士，鼓敲得勝，人唱凱歌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高臺天際界華夷，指點穹廬萬馬嘶。
惡說和親卑漢室，由來上策待明時。
歡呼牛酒頻相向，歌舞龍荒了不疑。
譯得胡兒新誓語，願因世世托藩籬。

卻說咬海干逃命而歸，朝見番王。番王道：「今日勝負若何？」咬海干道：「今日小臣大敗，折了五百名魚眼軍，又折了三千名步軍。」番王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怎麼就折了這些？不知往後去，還救轉得幾百名麼？」咬海干道：「再不要說個『救轉』二字。」番王道：「豈可盡行投降於他？」咬海干仰天大哭，捶胸頓腳，兩淚雙流。番王道：「且不須啼哭，你說個緣故與我聽著。」咬海干道：「那五百名魚眼軍被他抓在水裡，一人一刀，砍做兩做，只今是一千個了。」番王道：「若得他轉世，倒還是對合子利錢。」咬海干說道：「這三千名步軍被他砍了頭，剝了皮，副了肉，一鍋兒煮吃了。」番王聽說一鍋兒煮吃了三千步軍，就嚇得喉嚨哽咽如磚砌，眼淚汪洋似線拖，一載碌碌翻在胡牀之下。番官番吏一齊上前，救醒回來。過了半日，還不會說話。

咬海干說道：「我王保重，不消吃驚。小臣還有一條妙計，足可大破南軍，洗雪今日之恥。」番王道：「是個甚麼妙計？」咬海干道：「小臣前往各鄰國去借取救兵，足破南朝人馬。」番王道：「到哪一個鄰國去？」咬海干道：「或是重迦羅國，或是吉地裡悶國，或是蘇吉丹國，或是渤淋國。不論那一國，但借取得救兵，小臣即便回來。」番王道：「都是些小國，怎麼濟事？除是渤淋國還略可些。」咬海干道：「小臣就到渤淋國去罷。」番王道：「多因我和你平日不曾施德於人，只怕人不肯相救。」咬海干道：「小臣把個唇亡齒寒的話和他講，他不得不來。」番王道：「卿言雖當，務必小心。」

好個咬海干，即時收拾出門，一人一騎，一片三寸不爛舌，一桿三股托天叉，夜進曉行，饑餐渴飲，登山涉水，戴月披星。大約去了有三個多日子，走過一所深山，山腳下一面石碑，碑上一行大字，寫著「兩狼山第一關」。咬海干起頭一看，只見：

一山峙千仞，蔽日且嵯峨。
紫蓋陰雲遠，香爐煙氣多。
石樑高鳥道，瀑水近天河。

欲知來處路，別自有仙歌。

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這等一個重山複嶺，若只是撞遇著強梁惡少，還不至緊；若有甚麼鬼怪妖精，就費周折。」想猶未了，只見山凹裡面一聲鼙鼓響，兩桿繡旗，繡旗開處，閃出一個山賊來，攔著去路，喝聲道：「來者何人？快通名姓。」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我帶著一肚子氣，前去借取救兵，又撞著這等一個不知事的鄉里道官攔我去路。也罷，不免拿他過來，還他一叉，權且欺一欺我這一口氣。」起頭一看，原來是個女將，喝聲道：「殺不盡的潑賤婢，你是甚麼人？焉敢攔吾去路。」那女將道：「俺是通天達地，有一無二，帶管本山人寨頭名寨主女將軍。你是哪國來的？好好的送下買路錢，我這裡好放你去。」咬海干道：「俺是爪哇國鎮國都招討人海擒龍咬海干的便是。你怎麼敢要我的買路錢？」女將軍道：「莫說你只是爪哇國都招討，饒你就是爪哇國的國王，也要三千兩黃金買路。」咬海干說道：「你可是當真麼？」女將軍道：「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，怎麼不是真的？」咬海干說道：「你若是真的，我這裡只有一桿三股托天叉，就教你吃我一苦。」舉起叉來，照頭就是一戳，那女將軍心裡想道：「我本是一員女將，在此糾集強徒落草為業，眼前雖好；日後卻難。俺看此人一貌堂堂，雙眸炯炯，俺若得這等一個漢子，帶縮同心，枝頭連理，豈不為美？雖然此人他說是個總兵都招討，卻不知他的本領何如？待我試他一試，就見明白。」喝聲道：「你說甚麼三股托天叉，你可認得俺的日月雙飛劍？」急忙的雙劍相還。你一叉，我一劍，你又來，我劍去，兩家子混殺在山凹之中。那些小嘍囉搖旗吶喊，大戰二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枉了我們做個男子漢大丈夫，反不如這等一個女將，三絡梳頭，兩截穿衣，有此一等精熟武藝，身如舞女，劍似流星。」有歌為證，歌曰：

昔有佳人落草荒，一舞劍器動四方。
觀者如山色沮喪，天地為之久低昂。
霍如羿射九日落，矯如群帝驂龍翔。
來如雷霆收震怒，罷如江海凝清光。
絳唇朱袖今何在？令人千載傳芬芳。

女將軍心裡想道：「此人人物出眾，又法甚精，果是西洋名將。且待我困住他一番，再作道理。」好個女將軍，把雙劍晃了一晃，撥轉馬就走。咬海干心忙意急，高叫道：「那落草的賤人哪裡走！」一人一騎，一逕追下山來。那女將扭轉頭來，看見他追趕得將近，口裡念動真言，宣動密語，把個指頭兒指天，即時間天昏；把個指頭兒指地，即時間地黑。天昏地黑，日色無光。咬海干伸手不見掌，起頭不見人，哪曉得個東西，哪辯得個南北，勒住了馬，停住了叉，沒奈何，只得束手聽命而已。那女將軍眼看得清，手來得重，喝一聲：「哪裡走！」早已把個咬海干掀下馬來，咬海干也只得憑掀下馬來。一會兒把個咬海干掀他在自家的馬上，咬海干也只得憑他掀在馬上。女將軍活活的捉得一個總兵官來，咬海干只剩得一騎空馬回來。正是：猿臂生擒金甲將，龍駒空帶戰鞍回。

那女將軍到了山寨之中，把個咬海干又是撲咚的掀在地上。眾嘍囉一擁而來，把個咬海干一條索兒綁縛得定定兒的，解上牛皮寶帳。那女將看見解了總兵官來，連忙的走下帳前，親手解開了他的繩索，請升皮帳之上，深深的拜上兩三拜，說道：「適來不知好歹，冒犯虎威，望乞將軍恕罪！」自古道：「禮無不答」。況兼咬海干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，也連忙的唱上兩三個喏，說道：「不才是個被虜之夫，敢勞女將軍大禮？」女將軍說道：「將軍請坐，敢問緣由。」咬海干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委是爪哇國鎮國都招討人海擒龍咬海干。」女將道：「將軍既是上國一個總兵官，為何獨行到此？」咬海干道：「國家有難，不得不行。」女將道：「是個甚麼難？」咬海干道：「為因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遣兩個大元帥，統領了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無故侵害俺國王的國土。」女將道：「將軍既有大才，焉得不為國家出力？」咬海干說道：「非干末將不肯出力，爭奈出一陣輸一陣，出兩陣輸兩陣，一連戰了五七日，就一連輸了五七陣。輸了陣還不至緊，害了俺五百名魚跟軍，俱是一刀兩段；又害了俺三千名步卒，俱是一鍋煮下了幾般羹。」女將道：「如此厲害哩！」咬海干道：「為因這個厲害，沒有個分解。故此末將一人一騎，投往鄰國，借取救兵。全仗唇齒之邦，救此燃眉之急。」女將道：「原來有此一段軍情。賤妾何幸如之，得逢顏面。」

咬海干道：「女將軍高姓大名？在此貴幹？」女將道：「妾身姓王，不幸父母早喪。從小兒愛習武藝，流落軍鄉，曾遇異人傳授我一班神術，飛騰變化，出幽入冥，無不通曉，故此人人號我做個王神姑。」咬海干道：「女將軍既有這等神術，何故在此山凹之中招亡納叛，落草為強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妾身雖在此處落草為強，卻不是賤妾終身之計。」咬海干道：「女將軍終身之計還要何如？」王神姑道：「須得一個天下英才，人物出眾，武藝高強，才是我的終身之計。」咬海干道：「邂逅相遇，感蒙不殺之恩。請女將軍上坐，容末將再拜稽首，辭謝而行。」女將道：「怎麼說個行字？是我適來吩咐小嘍囉下山去備辦筵席，頃刻就完。請將軍寬坐一會。」咬海干道：「荷蒙不殺，萬感不盡，怎麼又要俯賜筵席，這個決不敢領。」王神姑道：「賤妾還有一事相稟。」咬海干道：「請教盡個甚麼事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將軍英才出眾，武藝高強，妾身屬望在將軍身上。將軍尚不嫌棄妾身醜陋，得薦枕席之歡，妾願足矣！不識將軍心下何如？」咬海干心裡想道：「本待借兵鄰國，解脫災危，怎麼又撞遇著這等一個婦人，好歪事纏也。」這正叫做自家心裡急，他人未知忙。沉思一會，不曾開口。

王神姑說道：「將軍不必沉思，我和你兩個量材求配，不叫做匹配不均；我和你兩個覲面相逢，不叫做淫奔月下。若說是非媒不娶，豈不聞槐蔭樹老媒人之故事乎？」咬海干道：「非干這些閒話。只因國家有難，臣子不遑寢食之時，何敢貪戀女將軍，在此耽擱？」王神姑道：「這如今我和你結為婚姻，凡事俱在賤妾身上。」咬海干道：「怎麼凡事都在你身上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夫妻是我，鄰國也是我，救兵也是我，我卻不是個都在我身上？」咬海干道：「怎麼鄰國也是你，救兵也是你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你還小覷於我，只說我是個剪徑的強徒？我的本領，非我誇口所說，憑著我坐下的閃電追風馬，憑著我手裡的雙飛日月刀，饒他就是西洋大海，我也要蕩開他一條大路；饒他就是鐵果銀山，我也要戳透他一個通明。若只說甚麼南朝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那裡在我的心上。你就投奔鄰國，借取救兵，未必那國就發下一員大將來；未必發來的大將，就有賤妾如此的本領。將軍你細思一番，看是何如？」咬海干眼見他烏天黑地的術法，又聽知他這一段英勇的話兒，心裡想道：「似此女將軍，果是退得南朝人馬，廝強如投奔他國；就是投奔他國，尚且未卜何如。不如將計就計。」說道：「既承女將軍錯愛，末將怎敢有違。但只還朝，不知國王心下怎麼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不過與國王分得憂，就是好的，國王有何話說？」咬海干唯唯喏喏。王神姑即時殺牛宰馬，大設一度筵宴，大小嘍囉都來磕一個頭。只見：

吹的是齊天樂，擺的是萃地鐘。六麼七煞賀新郎，水調歌頭齊唱。我愛你銷金帳，你愛我桂枝香。看看月上海春棠，恁耍孩兒莽撞。

咬海干終是要救國家大難，哪裡有個心腸貪戀著美少紅妝，苦苦告辭。王神姑吩咐小嘍囉放起火起，把個牛皮寶帳盡行燒了，把個山寨裡所有的金銀盡行散與眾嘍囉去了。一夫一婦，兩人兩騎，竟奔爪哇國而來。

卻說爪哇國國王自從咬海干出門之後，度日維艱。一會兒一個報，報說道：「南兵圍了新村，旗幟蔽日，鼓角喧天，聲聲叫道要拿住國王，要把國王煮來吃哩！」一會兒又一個報，報說道：「南兵圍了蘇魯馬益，旗幟蔽日，鼓角喧天，聲聲叫道要拿住國王，要把國王煮來吃哩！」國王嚇得魂不附體，魄不歸身。今日望，明日望，只指望咬海干借得救兵來，解此一難。哪曉得去了三日，到四日上，猛地裡小番報道：「總兵官的紅鬃劣馬跑回來也！」番王道：「怎麼只馬來？」叫左右的再看。左右的回覆道：「止是一騎馬，背上掛了那一桿三股托天叉，空跑回來，並不曾見有個總兵官在那裡。」番王聽罷，一心欲折，兩淚雙流，說道：「這個總兵官一定是蛇咬了，一定是虎傷了。莫不是南兵截死了？莫不是鄰國仇害了？總是天意亡我，致使我總兵官不見了。事至於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挈家兒走下海去罷，免得受他的熬煎之苦。」左頭目蘇黎乞道：「我王不必如此驚恐，只消撰下一封降書降表，備辦些進貢土物，親自齎著去見他的元帥，訴一段苦情，說：『前日的天使，是舊港國殺的，嫁禍於我；百七□從者，是東國

王殺的，嫁禍於我。」人來投降，殺之不祥。彼必諒於我國。」國王道：「我親自去見他，那不是羊走入湯，自送其死？」右頭目蘇黎益說道：「我王不肯親往，容小臣二人代齎書表禮物，去見元帥，看他何如，再作區處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小番報說道：「總兵官領了一個總兵奶奶，一同見駕，未敢擅便，特在門外聽宣。」番王聽知道總兵官來了，如夢初醒，似醉初解，連聲道：「宣進來，宣進來！宣進兵官來，番王道：「你去借取救兵，為何空馬先回？險些兒嚇死我也！」咬海幹道：「小臣奏過我王，赦臣死罪，臣方敢言。若不赦臣死罪，臣不敢言。」番王道：「赦卿死罪，從直說來。」咬海幹把個王神姑的始末緣由，數說了一遍。番王道：「這王神姑如今何在？」咬海幹道：「現在門外。」番王道：「帶他進來，與俺相見。」宣進王神姑來。

王神姑朝著番王拜了二□四拜，連呼萬歲三聲。番王道：「賢卿既有大才，何故落草為寇？」王神姑道：「路逢劍客須逞劍，不是才人莫獻詩。未得其人，故此權且落草。」番王道：「今日配與總兵官，可謂得人。只是寡人國中多難，卿家怎麼為我分解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任有甚麼天大的事，小臣一力擔當。」番王道：「現有南朝的人馬無故相加，累戰累敗，沒奈何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憑著小臣坐下一騎閃電追風馬，憑著小臣手裡一口雙飛日月刀，憑著小臣滿腔子出幽入冥的本領，把這些南朝的人馬手到擒來，取之如拾芥，何難之有？」番王道：「前日謝文彬來說，這寶船上有一個道士，是個甚麼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，能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。寶船上還有一個僧家，叫做甚麼金碧峰長老，能懷揣日月，袖圍乾坤。有此二人，故此才下得西洋，才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卿不可小覷於彼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我王差矣！自古到今，文臣武將，拜相封侯，哪裡有個道士？哪裡有個和尚？料他出家之人，搖唇鼓舌，寡嘴降人，豈真有個甚麼實在本領？小臣出陣，若不生擒和尚，活捉道士，火燒寶船，齏粉元帥，誓不回兵！」番王聽知這一席強梁之話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但得功成之日，同享富貴，與國同休。」親自遞酒三杯，以壯行色。王神姑領了三杯酒，同了咬海幹回到教場之中，坐了牛皮番帳，點齊了番兵，齊奔蘇魯馬益而來，高叫道：「南將何人？敢來出馬？」

畢竟不知南朝是哪員名將出陣，勝負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